

## 01 鹹酸甜

游淑靜

人攏叫阮阿爸「鹹酸甜的」，因為伊較早捌佇商展咧賣鹹酸甜。

阿爸是彰化人，細漢厝裡散赤，無通予伊去讀冊，所以大漢干焦會當做一寡粗重的工課。閣因為袂曉好好仔照顧家己，七少年、八少年就帶瘳响。結婚了後，就搬去較燒熱的屏東，阿母後頭厝遐蹓。

阿爸為著某困，人生閣加一味心酸的味。來到屏東，阿爸逐工去外口四界楚，那楚那看有啥物生理通做。伊頭殼誠好，落尾共阿母講：「無，來賣咱彰化八卦山出名的鹹酸甜好矣！」拄開始干焦暗時去排商展爾爾，等兩個小弟出世，閣想欲買一間家己的厝。伊就拚勢做，透早擔擔佇菜市仔喝賣，中晝轉來食飯。歇一睏仔，下晡就閣割果子咧賣，欲暗仔轉來暗頓食煞，隨閣拚去商展賣鹹酸甜。按呢從來從去，毋捌聽伊咧喝忝。若商展拄好排到阮庄，我會綴去共鬥賣。歇寒、歇熱的時，就逐工綴伊去別庄。因為有去鬥賣，閣較了解伊心內的酸佻苦。

阿爸頂真閣實在，貨攏愛親身去看過才會放心，所以年節時仔，伊攏騎 oo-tóo-bái 轉去彰化，順繼去看貨，才拜託頭家共貨寄落來。阿爸講生理愛做信用的，因為按呢，

人客足濟，嘛才有法度共阮這陣困仔對一蕊紅紅晟甲大人。阿爸的愛，若像共伊性命的鹹味、酸味，變做甜味，傳予困兒序細。

毋過嘛因為日也做、暝也操，原本虛荏的身體就愈害矣。會記得我國中的時，佇房間讀冊，定定會聽著阿爸倒佇隔壁間的眠床頂哼哼喘，彼陣我心肝頭規个綴咧酸，喙嘛定定無細膩去舐著目屎的鹹味。

好佳哉，天公疼戇人，後來人共報講，運動對身體真好，伊就開始逐工足骨力運動。親像行路、跔山佻練氣功，閣會去阮遐的涼山水沖泗水閣沖身軀。就按呢，伊的身體就杳杳仔好起來矣！這馬伊已經七十外仔外矣，猶是逐工佻阿母去山頂行路。阿爸講會當度過瘳响，會當陪阮大漢，看著困孫成人，就是一種福氣。以前的鹹味、酸味算啥物，早就成做人生正港的甜味囉。

## 02 我佢阿母的心靈約會簿

葉品謙

會記得做囡仔的時，我上愛聽阿母講古。毋是我咧膨風，阮阿母足勢講笑談的。早產厚毛病的我，歹睏癖閣愛吼，症頭一大堆。阮阿母為著欲予我較好睏咧，逐暝攞會那講笑談、那激五仁 ánn 我睏，定定害我笑甲吐。伊就佇眠床邊園一跤面桶，予我那笑那吐。講嘛怪奇，吐了後我就一暝睏到天光矣！這毋知是毋是人咧講的囡仔癖？

阮兜有一本簿仔，專門咧記阮母仔囡的讖古話。親像國小一年仔，我問阿母：「人死了後，敢一定愛淋孟婆湯？」阿母講：「是啊，淋了後，會袂記得這世人的代誌，才會當去投胎。」我隨應講：「按呢咱攞莫淋，咱就會當永遠做母仔囡矣！」

閣親像有一改，阮母仔囡牽手去散步，阿母看著一个失神失神的老大人予外籍移工牽咧行。伊雄雄司奶問我講：「後擺你若有女朋友，就袂閣想欲牽我的手矣！」我應講：「你安啦！我會一世人共你牽牢牢。」這個若囡仔的查某人就喙翹翹挈講：「啊我若活甲一千歲咧？」我隨應講：「正手共你牽五百年，倒手嘛共你牽五百年。」「毋過，母仔！你是千年老妖精喔？」講煞，看伊的五筋腓欲 khiak 落來，我就緊走予伊逐。

兩年前阿母開刀蹠院，看著伊虛荏的模樣，我真毋甘問伊：「會疼袂？」伊用梢聲的聲嗽講：「你袂記得我是千年老妖精喔！」出院了後，阿母決定欲捐大體，愛我簽名背書。「喔！你起痾喔！我無愛簽啦！」佇應聲裡，我越頭無愛予伊看著我強欲流落來的目屎。

落尾我去美國讀冊，彼一冬阮干焦用『Line』連絡，毋過思念阿母的心情，就親像喘氣遐爾仔自然。轉來臺灣，伊閣講起捐大體的代誌，愛我簽名。伊講：「我這世人做老師，死了後做老師就親像桌頂拈柑遐爾簡單，安啦！」看伊堅定的眼神，我知影毋管是啥物人攞無法度改變伊的決定，就按呢我做伊的見證人，完成伊的心願。

彼暗我閣掀開彼本簿仔，恬恬寫落這句話：「阿母！毋通袂記得咱的約束，後世人咱欲閣繼續繼攤做母仔囡。」

### 03 學駛車

郭聿恩<sup>1</sup>

細漢的時，若是有人問我：「你大漢想欲做啥？」我一定應講：「駛車！」因為從細漢我就聽阿母不時咧哼講：「早知阮喙齒根咬咧嘛愛學駛車。」若拄著透風落雨或者是欲走遠途，阿母攏愛三姑情、四拜託，叫阿爸共載，予我佇邊仔攏感覺會曉駛車的人，誠實足奢颺的，所以我才將駛車當做大漢了後第一項想欲做的代誌。

舊年大學拄考煞，逐日佇厝閒仙仙，阿爸看我遐爾懶屍，就替我報名去學駛車。第一工去駕駛訓練中心坐踎教練的邊仔，我一手扞 hán-tóo-luh，另外一手等欲拍速。教練看著我這個範勢，就問講：「你敢第一見駛車？」我誠臭屁共應講：「當然毋是！逐暝做眠夢，我早就毋知駛過幾擺去矣！」教練叫是我咧和伊練瘡話，隨激一个面腔予我食膨餅，我喙緊窒咧，恬恬仔認真學駛車，毋敢閣假瘡。

會記得第一擺去道路駕駛的時，我緊張甲雙手汗一直趟出來，規身軀必必掣。教練佇邊仔共我安搭講：「驚驚袂著等！有我佇咧做你安啦！」頭起先我猶誠細膩，油門毋敢催傷雄，拄著青紅燈閣會注意四箍輾轉駛來的車。後來愈駛膽愈在，速度就愈來愈緊。想袂到雄雄有一隻狗仔對路邊從出來，險險仔就予我的車軋著。好佳哉！教練即時

共擋仔踏牢咧，彼條無辜的性命才無去予我買去。教練事後對我講：「駛車無撇步，凡事愛細膩。細膩無蝕本，安全排第一。」

欲考駕照進前，阿爸逐工載我去較無人行踏的停車場練駛車，順繼教我考試愛注意的鉅角。因為有阿爸的加持，我一改就考過矣，順利提著駕駛執照。自從我有駕照了後，逐日載阿母出門就變做我的工課。阿母拄開始坐我的車閣會膽膽，雙手一定會共門邊的手扞仔拎牢牢。後來慣勢了後，連我駛佇高速公路伊嘛有法度盹龜。

阿母定定講：「阮後生大漢矣！會曉疼阿母矣！」阿爸若聽著阿母按呢講，就會吐大氣兼幌頭講：「船過水無痕，看起來恁老母已經袂記得早前攏是啥人咧疼伊囉？」

---

<sup>1</sup>郭聿(Üt)恩